

精美散文

Jing Mei San Wen

文

人生之旅犹如画圆，

只要不望空兴叹，

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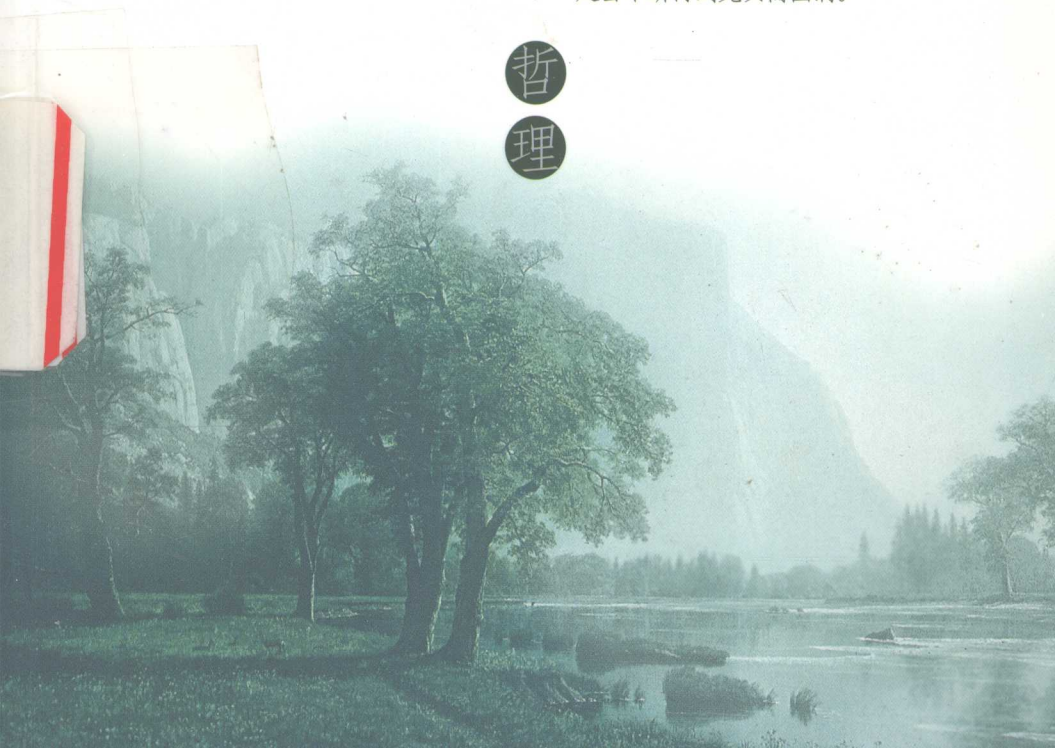
定会画出恰当优美的弧线；

只要随着理想的同心圆一起转，

定会不断得到充实而圆满。

哲

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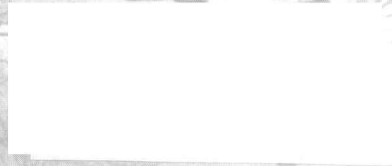




Jing Mei

精美散文

文化
哲理



1267/898:4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文化·哲理 / 施德庆编. — 乌鲁木齐: 新疆人民出版社, 2003.3
(精美散文)

ISBN 7-228-07936-1

I. 文… II. 施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22025 号

责任编辑: 李明阳 范勇胜

封面设计: 立 革

责任校对: 夏应鹏

精美散文 文化·哲理

主 编: 施德庆

出 版: 新疆人民出版社
发 行: 新疆人民出版社
经 销: 湖北省新华书店
印 刷: 武汉市佳汇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: 1/32 880×1230
字 数: 800 千字
印 张: 56
版 次: 2003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 0001 — 5000 册

ISBN 7-228-07936-1

定 价: 96.00 元 (全八册)

发现质量问题请与厂家调换

目 录

文 化

莫问收获,但问耕耘·····	梁启超	(1)
童年·····	方 敬	(3)
北戴河海滨的幻想·····	徐志摩	(6)
远景及近景·····	李彬勇	(9)
生死两荆轲·····	邵燕祥	(12)
香市·····	茅 盾	(15)
梦痕·····	丰子恺	(17)
窗·····	钱钟书	(21)
爱晚亭·····	谢冰莹	(25)
禅学·····	施蛰存	(28)
生命的价格·····	朱自清	(31)
男人眼中的女人·····	周国平	(34)
节操·····	曹聚仁	(36)
善言·····	梁遇春	(38)
新年醉话·····	老 舍	(40)
小病·····	老 舍	(42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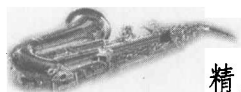


谈酒	周作人	(44)
故乡的野菜	周作人	(47)
我与文学	朱光潜	(49)
静夜功课	张承志	(52)
曼纽尔的音乐	廖亦武	(55)
伤逝	台静农	(58)
祭马思聪文	徐 迟	(61)
我没有撞到寒山寺的钟	张 放	(64)
告别斗兽场	叶延滨	(66)
秋林晚步	王统照	(68)
严子陵钓台	汪曾祺	(71)
大善寺底塔	王世颖	(74)
老北京的小胡同	萧 乾	(76)
丑石	贾平凹	(79)
爱人的贵重物品	张丽钧	(81)
修房子的启示	陈学昭	(83)
激情主义	清 风	(85)
雪的面目	林清玄	(88)
雨天的魅力	蓉 子	(90)
龙	巴 金	(92)
“诺贝尔”轶话	刘 涛	(97)

哲 理

扼守最后的希望	袁 鹰	(99)
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-

怀念黄昏	唐 敏	(101)
死过一回之后	杨 牧	(106)
黑色情绪	纪 一	(109)
一粒米,一亩田	林清玄	(112)
如果我是你	三 毛	(115)
简单	三 毛	(118)
筑路者	万迪鹤	(122)
纪念白求恩	毛泽东	(125)
朋友	巴 金	(127)
回声	王统照	(130)
匆匆	朱自清	(133)
面具	许地山	(135)
香	许地山	(136)
手的用处	李广田	(137)
一粒砂	李广田	(139)
宝光	李广田	(141)
爱	张爱玲	(143)
现代史	鲁 迅	(144)
野草题辞	鲁 迅	(146)
长城	鲁 迅	(147)
“儿时”	瞿秋白	(148)
一种云	瞿秋白	(150)
生命的暗示	欧阳斌	(152)
敬畏生命	张晓风	(155)
高处何处有	张晓风	(156)



精美散文 · 目录

过滩谣	廖静仁 (158)
林黛玉可以休矣	颜文叔 (161)
婚姻鞋	毕淑敏 (165)
素面朝天	毕淑敏 (168)
提醒幸福	毕淑敏 (171)
生命之歌	罗 兰 (173)
唱一首简单的歌	罗 兰 (178)
星	许达然 (181)
我的四季	张 洁 (183)
心里难过	刘心武 (186)
心弦	江 虹 (189)
生命的一抹	郭 枫 (191)
做何种人	郭 枫 (193)
石缝间的生命	林 希 (196)
渴望苦难	马丽华 (199)
光阴	赵丽宏 (205)
珍惜弱点	姜维群 (207)
有梦才有远方	罗 西 (209)
人生的滋味	胡 迟 (211)
玲珑人生	尤 今 (213)



文 化

莫问收获,但问耕耘

梁启超

你觉得自己天才不能负你的理想,又觉得这几年专做呆板工夫,生性会变成画匠。你有这种感觉,便是你的学问在这时期内将发生进步的特征,我听见倒喜欢极了。孟子说:“能与人规矩,不能使人巧。”凡学校所教与所学总不外规矩方面的事,若巧则要离了学校方能发见。规矩不过求巧的一种工具,然而终不能不以此为教,以此为学者,正以能巧之人,习熟规矩后,乃愈益其巧耳。(不能巧者,依着规矩可以无大过。)你的天才到底怎么样,我想你自己现在也未能测定,因为终日在师长指定的范围与条件内用功,还没有自由发挥自己性灵的余地。况且凡一位大文学家、大美术家之成就,常常还要许多环境与及附带学问的帮助。

中国先辈屡说要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。你两三年来蛰居



于一个学校的图案室之小天地中，许多潜伏的机能如何便会发育出来，既如此次你到波士顿一趟，便发生许多刺激，区区波士顿算得什么，比起欧洲来真是“河伯”之与“海若”，若和自然界的崇高伟丽之美相比，那更不及万分五了。然而令你触发者已经如此，将来你学成之后，常常找机会转变自己的环境，扩大自己的眼界和胸怀，到那时候或者天才会爆发出来，今尚非其时也。今在学校中只有把应学的规矩，尽量学足，不惟如此，将来到欧洲回中国，所有未学的规矩也还须补学，这种工作乃为一生历程所必须经过的，而且有天才的人绝不会因此而阻抑他的天才，你千万别要对此而生厌倦。一厌倦即退步矣。至于将来能否大成，大成到什么程度，当然还是以天才为之分限。

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：“莫问收获，但问耕耘。”将来成就如何，现在想他则甚？着急他则甚？一面不可骄盈自慢，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，尽自己能力做去，做到那里是那里，如此则可以无人而不自得，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。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，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。



童年

方 敬

说起到外祖家里去，我就乐极了。那座敞亮的院落，是我儿时的乐园，其中畅茂的花木至今还是我记忆里的一种装点。

一颗老年人的心，慈良又温和的，与一个孩子的热情融汇在一起，于年龄的距离间，闪烁着爱的光辉。外祖慈爱的目光与喜悦的容颜，都使我觉得充实。在想象中他的存在是超凡的，他主宰着我的心灵，我有点傲岸，且只知道阳光与温暖，乐居在他爱的境域里。他说我是他纯净的快乐和安慰。这种心灵的密合永远表现着爱的伟大。

我是他家里的一位常客，一住就很久。经常，我可以听到他的一位女邻居说：“这孩子简直不想家了。”我羞涩地笑着。于是一位和善的老邻人又问了：“你是你外祖不能离的拐杖吗？”

下午的阳光照耀着外祖的小寝房，经过花格窗和半掩的门。外祖坐在大圈椅上，戴着老光眼镜，手持一本小字书，看一会儿又歇歇。我坐在他身旁的矮凳上，静听着他偶尔说出的对于古人的赞词，很少几句。有时，我的想象飞出了窗口，升上蓝天，最后又落到一个百花盛开的园子里。但一有兴致，我又弄我的玩具。如仰望崇高的神灵，现在我的目光固定在他的眼镜上了：两片圆的厚厚的玻璃，镶上粗粗的黄铜框子，像两个鉴照我幻想的圆镜。



经过它，我看见两颗睿智的眼珠，老人的眼珠，我想，人生如果是一首长歌，无论是忧郁的快乐的，那么老人的眼珠就是沉默的键子，不同凡响的，我最爱的就是它了。

现在，他的表情变得有点严肃。他惊异他的眼镜引起我的想象吗？我的目光使他觉得古怪吗？他在沉思着什么，不只一刻。然后，他微微地开启嘴唇了：“如你一样，不幸我也没有见过我的祖母。这架古式眼镜是她留下的一个亲切的纪念，使我们后人追想着。”

“她也戴着眼镜看小字书吗？”“不，听说她有十支伶俐的手指，会刺绣绘花，在本乡她是以多才多艺出名的。”

我的外祖现在要抽烟了，我替他装烟，划火柴。烟管是长长的，挂有一个皮荷包，铜嘴铜斗，多节瘤，色黑发光，如有人问起它的来历，外祖一定会说它的年纪可大了。在他家里，它经历了好几代，最初的享用者大概是一个极爱好讲究的人。关于他，连外祖也很模糊了。在他去世以后，这个古老的东西，不知怎地落到一个外戚手里，为了收复这个损失，两家的戚谊竟至决裂了。

外祖也喜欢到园子里或者户外去走走，我，代替了拐杖，牵着他，任他的手搭在我的肩头上。而他的拐杖呢，一根乌杨木做成的，黑油油的，有雕着龙头的把手，常挂在圈椅的靠背旁，这只精致的手杖是经过他的细心的筹思和选择的。在他所有的用具中，他最看重这个。以热烈的请求，我曾被允许拄过它几次，扶着它的腰身，自己假装一个老人，躬着背，咳咳吐吐。对于老人的东西，我总是那样喜爱，因为它们不仅激动我的情感，还引起我丰富的想象呢。

我们在园子里了，慢步走着，在茂叶下，花径间，外祖指着他亲手种植的花木给我看，又说又欢喜。他最爱兰草，兰草是栽在瓦盆里，放在石台上。我们走出园门，看看天色和远山，沉寂使我们的心情静止于欲暮的景色中。于是两人选了一块石板坐下

了。“你还是那样健旺。”一个荷锄的农人走过。“呃，你们今年的收成很好吧？”“可以过活罢了。”

归途上外祖似乎有点倦意，我则想着，想把潜伏在心里很久的希望说出来。我凝视着他的眼珠和白须，它们像欠了我一个回答似的。终于我耐不住沉默了。

“外公，不用那个拐杖吧，我牵你还好得多。”

“是的，你还是我心灵的拐杖呢。”

“等我将来老了我再用它吧，给我吗？”

“是的，愿它也是你亲切的记忆的拐杖。”

我怎样愿意离开他呢？祖孙两人互助倚扶，在生活上表示着一点诚挚与热心。但是，家里三番两次派人来接我回去，我用各种方法拒绝，最后就是躲藏也无用了。老仆人带来父亲的严厉言辞，我是最怕父亲的。外祖在我耳边说了很多的话，亲热而慰安的。终于老仆人带我上道了。外祖送我到土坡前，每次送行的终点，我上坡过桥，怕回头看：只使我心酸，从背后传来的他凄凉而又温和的声音：“下回同妈妈一块儿来吧。”直到拐弯处，我回望时，只见一片竹林和林间隐约的黑色屋顶了。

从外祖家里回去，我没有一次是空着手的，也许是一个古瓷水盂，也许是一个小小的海螺。我衷心地喜爱它们，好好地保存着，在一个黄木匣里。真的，我不忍提到时间的冷酷。很多年过去了，这些小小的玩意儿，无一不是引起我悲思和怅惘的来源，然而我愈加爱惜它们。没有它们，我会与辽远的昔日更生疏了。自然，我尤其不会忘记那支拐杖，那现在使我感到阴暗与凄凉的，它后来落到我舅舅手里，随着他过了一些寂苦的岁月，现在又成为我舅母的伴行者了。在灯光下，在寂静的时候，我常感悲哀于幼时与外祖的预约，好，让我为孤独的舅母的健康祝福吧！



北戴河海滨的幻想

徐志摩

他们都到海边去了。我为左眼发炎不曾去。我独坐在前廊，偎坐在一张安适的大椅内。袒着胸怀，赤着脚，一头的散发，不时有风来撩拂。清晨的晴爽，不曾消醒我初起时睡态；但梦思却常被晓风吹断。我开启眼帘外视，只见一斑斑消残的颜色，一似晚霞的余赭，留恋地胶附在天边，廊前的马樱、紫荆、藤萝、青翠的叶与鲜红花，都将他们的妙影映印在水汀上，幻出幽媚的情态无数；我的臂上与胸前，亦满缀了绿荫的斜纹。从树阴的间隙平望，正见海湾：海波亦似被晨曦唤醒，黄蓝相间的波光，在欣然舞蹈。滩边不时见白涛涌起，迸射着雪样的水花。浴泉内点点的小舟与浴客，水禽似的滔着；幼童的欢叫，与水波拍岸声，与潜涛呜咽声，相间的起伏，竞报一滩的生趣与乐意。但我独坐的廊前，却只是静静的，静静的无甚声响。妩媚的马樱，只是幽幽微展着，蝇虫也敛翅不飞，只有远近树里的秋蝉在纺纱似的缙引他们不尽的长吟。

在这不尽的长吟中，我独坐在冥想。难得是寂寞的环境，难得是静定的意境：寂寞中有不可言传的和谐，静默中有无限的创造。我的心灵，比如海滨，生命初度的怒潮，已经渐次的消歇，只剩有疏松的海沙中偶尔的回响，与残缺的贝壳，反映星月的辉

芒。此时摸索潮余的斑痕，追想当时汹涌的情景，是梦或是真，再亦不须辨问，只此眉梢的轻绉，唇边的微哂，已足解释无穷奥绪，深深的蕴伏在灵魂的微纤之中。

青年永远趋向反叛，爱好冒险；永远如初度航海者，幻想黄金机缘于浩淼的烟波之外。想割断系岸的缆绳，扯起风帆，欣然地投入无垠的怀抱，他厌恶的是平安，自喜的是放纵与豪迈。无颜色的生涯，是他目中的荆棘。绝海与凶险，是他爱取自由的途径。他爱折玫瑰：为她的色香，亦为她冷酷的刺毒；他爱搏狂澜：为他的庄严与伟大，亦为他吞噬一切的天才，最是激发他探险与好奇的动机。他崇拜冲动：不可测，不可节，不可逆，起，动，消歇皆在无形中，狂飙似的倏忽、猛烈与神秘。他崇拜斗争：从斗争中求极烈的生命之意义，从斗争中求绝好的实在，在血染的战阵中，呼胜利之狂欢或歌败丧的哀曲。

幻像消灭是人生里命定的悲剧。青年的幻灭，更是悲剧中的悲剧，夜一般的沉黑，死一般的凶恶。纯粹的，猖狂的热情之火，不同阿拉丁的神灯，只能放射一时的异彩，不能永久的朗照。转瞬间，或许，便已敛熄了最后的焰舌，只留存有限的余烬与残灰，在未散的余温里自伤与自慰。

流水之光，星之光，露珠之光，电之光，在青年的妙目中闪耀。我们不能不惊讶造化者艺术之神奇。然可怖的黑影，倦与衰与饱的黑影，同时亦紧紧的跟着时日前行，仿佛是烦恼：痛苦、失败，或庸俗的尾曳，亦在转瞬间，彗星似的扫灭了我最自傲的神辉——流水涸，明星没，露珠散灭，电闪不再！

在这艳丽的日辉中，只见愉悦与欢舞与生趣。希望，闪烁的希望，在荡漾，在无穷的碧空中，在绿叶的光泽里，在虫鸟的歌吟中，在青草的摇曳中——夏之荣华，春之成功。春光与希望，是长驻的；自然与人生，是调谐的。

在远处有福的山谷内，莲馨花在坡前微笑，稚羊在乱石间跳



跃；牧童，有的吹着芦笛；有的平卧在草地上，仰看变幻的浮游的白云，日照下的青影在初黄的稻田中，缥缈地移过。在远处安乐的村中，有妙龄的村姑，在流涧边照映她自制的春裙；口衔烟斗的农夫三四，在预度秋收的丰盈；老妇人们坐在家门外阳光中取暖，她们的周围有不少的儿童，手擎着黄白的鲜花在环舞与欢呼。

再远——远处的人间，有无限的平安与快乐，无限的春光……

在此暂时可以忘却无数的落蕊与残红；亦可以忘却花荫中掉下的枯叶，私语地预告三秋的情意；亦可以忘却苦恼的僵蹇的人间，阳光与雨露的殷勤，不能再恢复他们腮颊上生命的微笑；亦可以忘却纷争的互杀的人间，阳光与雨露的仁慈，不能感化他们凶恶的兽性；亦可以忘却庸俗的卑琐的人间，流云与朝露的丰姿，不能引逗他们刹那间的凝视；亦可忘却自觉的失望的人间，绚烂的春时与媚草，只能反激他们悲欢的意绪。

我亦可以暂时忘却我自身的种种：忘却我童年期清风白水似的天真；忘却我少年期种种虚荣的希冀；忘却我前次的生命的觉悟；忘却我热烈的理想的寻求；忘却我心灵中乐观与悲观的斗争；忘却我攀登文艺高峰的艰辛；忘却刹那的启示与彻悟之神奇；忘却我生命潮流之骤转；忘却我隐落在危险的漩涡中之幸与不幸；忘却我追忆不完全的梦境；忘却我大海底里埋着的秘密；忘却曾经割割我灵魂的利刀，炮烙我灵魂的烈焰，摧毁我灵魂的狂飙暴雨；忘却我的深刻的怨与艾；忘却我的冀与愿；忘却我的恩泽与惠感；忘却我的过去与现在……

过去的实在，渐渐的膨胀，渐渐的模糊，渐渐的不可辨认；现在的实在，渐渐地收缩，逼成了意识的一线，细极狭极的一线，又裂成了无数不相联续的黑点……黑点亦渐渐地隐翳。幻术似的灭了，灭了，一个可怕的黑暗的空虚……

远景及近景

李彬勇

巴比伦塔

真没想到，走到这里时我一身的疲惫与沉重，忽然蓦地卸落了。

烈焰一般的日光滚动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上，吸出股迷蒙的暑气，涂没着昏白的天边，看不到草，看不到屋宇，也不见腥臭的羊群，但巨大的木料与石块却堆满了这里，一座高耸入云的塔矗立在鼎沸的人声里。

那是些极为粗陋的，长着尖齿般獠牙的男人，目光里洋溢着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密。有人伸出手来狠命攥了我一下，然后翘起根硬梆梆的食指，指向某一个方向。

我感受到一阵莫名的敬畏。那方向嵌镶在一片旷漠里，闪闪熠熠的日光像旗帜一样在那儿迎风招展。没有梯子，也没有脚手架，光着上身的人们在那儿手舞足蹈，一会儿砌上一块方石，一会儿彼此凝望，一会儿仰视天顶，又一会儿爽朗地大笑，一会儿粗重地叹息。我绕着塔基走了一圈，提腕瞥了眼表，时针竟然走了十圈。我仔仔细细地察看并比较了所有的角度，我发现了一种极为庞大、严谨与神秘的结构，一种令人困惑的体系。



天顶一层一层见蓝，蓝得似乎没有了层次，没有了背景。日光更为烫热地流下来，而建塔的人竟一遍遍欢呼而起。

我不由自主地也变得疯狂了。我跑过去拉出攥我手的人，向他作了一个手势。他迅速搬来木料与方石，我和他一尺一尺升向天顶。

忽然，“扑哧”一声，一具尸体坠落在他和我之间。我惊叫着慌忙蹲下身去听跌落者的心，似乎尚有一点儿起伏。我抬头看他，他目无表情地搬弄木料。我刚直起身来，谁知，又有一具尸体滚落而下。接着，又是一具。我几乎腿都吓软了。而他却拍拍我的肩，引我看落下尸体的高高的塔，那儿就像我俩动手砌的一样，都是这一庞大结构的一个小部分。刚才在那儿雀跃的人群似乎已倒下大半了，刚砌的东西七高八低的，就如同破旧的城墙。

他又拍拍我的肩，我们的仍在升高。

在猛烈的日光里我俨然是彻底脱胎换骨了。我的智慧操纵着自己，我的胸口如眼腺般喷涌出酸泪来。我想起自己走过的年龄，想起偶然结识的女友，想起她为我怀的孩子。我一回回猛然扭过头来，我期望如火的沙漠上会涌现一点儿奇迹。

阳光像海洋，在四周起伏。

愿 望

毕加索曾发明手可以趴在桌上成为一只大面包。

可以嚼它、啃它、咬它、消受它，咽下食道，藏进胃里。

而面对世界则拒绝贡献出手，拒绝开垦土地，种土豆，种番茄，拒绝收获。

而我愿生下就没有手。

我像马一样，用粗大的沉重的鼻子拱过青草盈盈的三月，咀嚼草叶、草梗、草根，拱过苏醒的松香的黑土，又把头伸进河里，呼哧呼哧地畅饮。